

芥川龙之介

五卷装

全集

第②卷

小说

高慧勤 魏大海 主编

策划 路英勇 责任编辑 周学雷

封面设计 洪波

芥川龙之介全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芥川龙之介全集. 第2卷/[日]芥川龙之介著; 宋再新, 杨伟译.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 3
ISBN 7-5329-2367-3

I. 芥… II. ①日…②宋…③杨… III. ①芥川龙之介—全集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388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4.125 插页/19 千字/2872
印 数 1-3000
定 价 180.00 元 (全五卷)

目 录

秋山图.....	1
山鹑	10
奇异的重逢	20
火神阿耆尼	54
奇妙的故事	67
奇遇	74
往生画卷	84
母亲	90
好色.....	104
竹林中.....	121
俊宽.....	131
将军.....	156
诸神的微笑.....	181
斗车.....	195
报恩记.....	202
仙人.....	218
庭院.....	224
一夕谭.....	233
六宫公主.....	242
鱼市的河岸.....	250

阿富的贞操·····	254
阿吟·····	264
百合·····	272
三件珍宝·····	280
偶人·····	293
猿蟹大战·····	309
两个小町·····	313
志野·····	324
保吉的手记·····	331
小白·····	344
孩儿的病·····	354
鞠躬·····	362
“小儿乖乖——”·····	368
一块地·····	378
神秘的岛屿·····	392
丝女纪事·····	402
三右卫门的罪过·····	411
传吉报仇·····	420
金将军·····	427
来自第四丈夫的信·····	431
一篇恋爱小说·····	435
文章·····	442
寒意·····	451
少年·····	457
一封旧信·····	478
桃太郎·····	484
十元纸币·····	491

目 录

大导寺信辅的半生	502	11502
早春	518	2972
马腿	523	9774
春天	537	8768
温泉来信	550	4700
海边	557	6453
尼提	566	2079
死后	569	3132
湖南的扇子	574	8690
年末一日	586	2948
卡门	591	1971
三个疑问	594	3024
春天的夜晚	599	2295
点鬼簿	603	4104
悠悠庄	609	1917
他	612	5535
他 之二	620	5967
玄鹤山房	629	11394
海市蜃楼	645	4995
河童	652	32183
诱惑	698	13581
浅草公园	717	13662
胤子的烦心事	737	3483
古千屋	742	3402
冬天	747	5076
信	755	4617
三扇窗子	762	6696

齿轮·····	772
暗中问答·····	804
梦·····	815
一个傻瓜的一生·····	822

秋 山 图

“……提起黄大痴，可曾见过他那幅《秋山图》？”

一个秋夜，王石谷走访瓯香阁，与主人恽南田品茗之间，问起这话。

“哦，没见过。您见过？”

大痴老人黄公望，同梅花道人、黄鹤山樵，乃元画中之圣手。恽南田一边答，一边想起曾见过的《沙碛图》和《富春卷》^①，仿佛如在眼前。

“唉，那究竟算不算见过，我都有些茫然。”

“算不算见过？”

恽南田疑惑地望着王石谷的面孔。

“难道见的是摹本么？”

“不，不是摹本。倒确是真迹。而且，见到的还不止我一人。说起这幅《秋山图》，烟客先生（王时敏）和廉州先生（王鉴）与此画都有过一段因缘。”

王石谷又呷了一口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要是不嫌啰嗦，我就讲讲？”

“请请！”

恽南田将铜灯上的火挑亮，殷勤地催促客人。

① 均为黄公望之杰作。《富春卷》一幅，全名应是《富春山居图卷》。

那时元宰先生（董其昌）还在世。有一年秋天，先生同烟客翁论画，忽然问及，见没见过黄一峰的《秋山图》。您知道，烟客翁在画事上，一向师从大痴。大痴的画，只要留存于世的，不妨说，他全都见过。但唯独那幅《秋山图》，却始终无缘得见。

“没有，非但没见过，甚至连名儿都未曾得闻。”

烟客翁这样回答，不知怎么的，觉得有些难为情。

“倘有机会，务必请一睹为快。同《夏山图》和《浮岚图》相比，那画更见出色。依我看，恐怕是大痴老人画中的极品了。”

“竟有这样的杰作？那可非看不可。这画现在谁手里？”

“在润州张氏家中。去金山寺的时候，可登门求见。我给您写封荐书。”

烟客翁得了元宰先生的手简，当即动身去润州。张氏既然家藏如此绝妙好画，此去，除黄一峰的画外，必定还能看到许多历代精品。——想到这里，烟客翁在他西园的书房里，便急不可待，一刻儿也呆不住了。

可是到了润州，高高兴兴奔到张家一看，房子果然挺大，却是一片荒芜。墙上爬着藤蔓，院里长满杂草。鸡鸭跑来跑去，好不稀奇地看着来客。也难怪烟客翁，一时怀疑起元宰先生的话：这种人家，真会收藏大痴的名画么？但既然来了，总不能过门不入，这当然不是他的初衷。于是，向出来应客的小厮说明来意，为一睹黄一峰的《秋山图》，特地远道而来，并递上思白先生的荐书。

不大会工夫，烟客翁给请进厅堂。厅里摆着红木桌椅倒也整洁，却透着一股灰尘味儿，显得冷冷清清——青砖地上，好

似流溢着一缕荒凉之气。幸而出来待客的主人，虽然一脸病容，却不像是坏人。苍白的脸色，纤巧的手势，显出高贵的气质。烟客翁同主人寒暄过后，随即提出求观黄一峰的名画。据说，烟客翁当时也不知为什么，有些迷信，觉得要是不马上看，那画似乎就会烟消云散。

主人很爽快，当即答应。原来厅堂里光秃秃的墙上，便挂着一幅画。

“这就是您要看的《秋山图》。”

烟客翁抬眼看去，不由得一声惊叹。

画面设色青绿。溪水蜿蜒而流，星布着几椽茅屋和小桥……背后，主峰突起，半山腰上，秋云悠悠，蛤粉或浓或淡，渲染得层次分明；层峦叠嶂，或高或低，点描出新雨初霁的翠黛；其间点点硃红，映出丛林处处的红叶，美得简直无法形容。这画看似华丽多彩，却布局宏伟，笔墨浑厚——在绚烂的色彩中，自是蕴含着空灵淡荡的古趣。

烟客翁看得出了神，简直入了迷。越看越觉得神奇。

“如何？还中意么？”

主人望着翁的侧脸，含笑问道。

“神品！元宰先生曾赞不绝口，实不过分，或可说，尚嫌不足。迄今所见众多名画，与此件相比，都要甘拜下风了。”

烟客翁即使说话的工夫，眼睛也没离开《秋山图》。

“是么？果真是如此杰作么？”

烟客翁不由得吃了一惊，眼睛转向主人。

“怎么？我的话，您不信？”

“不，不是不信，其实……”

主人疑惑的脸上，像少女似的红了起来。随后寂寞地微微一笑，怯生生地望着墙上的画，接着说道：

“其实，每次看这画，都觉得像睁眼做梦一样。不错，《秋山》是美的。但这美，是不是只有我才觉得呢？在别人眼里，会不会只是一幅平庸之作？不知为什么，这疑团始终缠着我。难道是我疑心太重，抑或是这画在这世上，实在太美的缘故？我不知道。总之，觉得很奇妙，所以，听您称赞，才叮问了一句。”

不过，当时烟客翁对主人的辩解，没大留意。不仅因为看画看得入迷，也因为烟客翁认为主人完全不懂得鉴赏，故作内行，随便说说而已。

过了一会儿，便告别这座荒宅一般的张家。

但那令人眼目一醒的《秋山图》，却怎么也不能忘怀。实际上，烟客翁师承大痴法灯，对他来说，什么都可以舍弃，唯独这幅《秋山图》，一心想弄到手。再说，翁是收藏家。家藏的墨宝中，那幅李营丘的《山阴泛雪图》，据说花了二十镒黄金才求得，但较之《秋山图》的神趣，就不免相形见绌。所以，烟客翁身为收藏家，看到这幅稀世的黄一峰，志在必得。

为此，翁在润州逗留期间，几次托人去同张氏协商，望能出让那幅《秋山图》。但张氏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听所托的人讲，那位脸色苍白的主人说：“既然先生那么中意这幅画，可以借予，但要出让，却碍难从命。”这让心高气傲的烟客翁多少有些不快。什么话，现在且不找你借，总有一天，定入我掌中，等着瞧吧。翁心里这样盘算着，终于没去借《秋山图》，便离开了润州。

过了一年，烟客翁又去润州，重访张家。墙上的藤蔓和院里的青草，都一如往昔。可是，听应客的小厮说，主人不在家。翁说，不见主人也行，只求再看一眼那幅《秋山图》。求

了几次，小厮一味以主人不在挡驾，不让进院，最后竟关上大门，理都不理了。翁也无可奈何，心里只管想着藏在这荒宅中的名画，怅然而回。

后来又见到元宰先生，先生对翁说，张家不仅有大痴的《秋山图》，还藏有沈石田的《雨夜止宿图》、《自寿图》等杰作。

“上次忘了告诉你，这两幅同《秋山图》一样，可谓画苑的奇观。我再写封荐书，务必去看一看。”

烟客翁当即差人赶到张家。去的人除了带上元宰先生的手扎，还带了一笔求购名画用的款子。但张氏同前次一样，唯有黄一峰这幅画，无论如何不肯脱手。至此，翁对《秋山图》，唯有断念，已别无良策。

说到此处，王石谷停了停，又说：

“上面这些，是我听烟客先生说的。”

“那么，只有烟客先生，是见过《秋山图》的了？”

恽南田一面抚弄胡子，一面瞅着王石谷叮问道。

“先生说他见过。是不是真见过，那就谁都不清楚了。”

“但照方才的话……”

“还是先听我往下讲吧。等听到后来，或许会另有高见。”

王石谷连茶都没顾上呷一口，便娓娓地继续说道。

烟客翁同我提起这话，距他第一次见《秋山图》，已相隔近五十年的星霜了。其时，元宰先生早已物故，张家也不知不觉到了第三代。所以，那幅《秋山图》如今藏在谁家，是不是还完好如初？亦无从知道。烟客翁讲起《秋山图》的神韵，如数家珍，然后不无遗憾地说：

“这黄一峰的《秋山图》，好比公孙大娘的剑。有笔墨，而不著痕迹。唯有一股莫可名状的神韵，直逼你的心头……如同看神龙驾雾，人剑合一而两不见。”

一个月后，春风乍起时节，我告诉烟客翁，将独自南下一游。翁说：

“这正是好机会，可打听一下《秋山图》的下落。倘能再度出世，实画苑之大幸。”

我当然也这么希望，当下便请翁修书一封。上路之后，拟游之地颇多，一时还无暇径去润州张家。直到子规声啼，我仍揣着翁的荐书，没去打听《秋山图》的下落。

这期间，偶然听说，那幅《秋山图》已落入贵戚王氏手中。想来，我游历途中，把翁的荐书示人，其中便有认识王氏者。大概王氏从那人处，得知《秋山图》现藏张氏家中。按照坊间说法，张氏之孙一见来使，立即献上大痴的《秋山图》，连同传家的彝鼎和法书。据说，王氏大喜，将张氏孙奉为上宾，设盛宴款待，搬出家中歌姬舞娘，张乐助兴，还礼赠千金。我听后，兴奋之极。这《秋山图》历经沧桑五十载，依旧安然无恙。而且，落入相识的王氏手中。想当年，烟客翁煞费苦心，想重睹这《秋山图》，也许为神鬼所不容，终究事与愿违。而今，王氏得来全不费工夫，这画竟如同海市蜃楼一般，自然而然，横空出世。这只能说是天意。我当下火速赶到金阊王氏府，以睹《秋山图》为快。

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初夏的午后，纹风不动，王府院里的牡丹，正在玉栏边盛开。一见到王氏，不等做完揖，就先笑了起来。

“《秋山图》已是贵府之宝物。烟客先生为此画曾煞费苦心，这回该可以放心了。如此想来，真是不胜快慰。”

王氏也面带得色，说：

“今天，烟客先生、廉州先生都要到舍下来。不过，先到者为尊，请先观赏吧。”

王氏马上命人把《秋山图》挂到侧面墙上。坐落溪边的红叶村舍，笼罩山谷的朵朵白云，远近屏立的青山翠岭——大痴老人创造的这方小天地，比天地更加灵秀，立刻展现在眼前。我心里不禁怦怦直跳，凝神看着墙上的画。

这云烟丘壑，毫无疑问，确是黄一峰的手笔，加上如许的皴点，愈发见出用墨之妙——设色如此浓重，而又不收敛笔锋，除却痴翁，无人能及。可是——可是这幅《秋山图》，同烟客翁往日在张家一度见过的那幅，的确不是同一黄一峰的手笔。比起那幅，这恐怕是等而下之的黄一峰了。

王氏和一座食客，都在周边注意我的脸色。须得小心，脸上绝不能露出丝毫失望的神情。尽管我十分小心，不屑的表情，不知不觉还是流露了出来。过了一会儿，王氏不免有些惴惴，问道：

“觉得如何？”

我连忙回答：

“神品。果然是神品。难怪烟客先生大为倾倒。”

王氏的脸色略有缓和。但眉宇之间，对我的赞赏，似有些意犹未尽。

这时，向我描述过《秋山图》神韵的烟客先生恰巧到来。翁与王氏寒暄时，露出高兴的笑容。

“想我五十年前，看这幅《秋山图》，是在荒凉的张家，今天，得与此画重逢，却在华贵的尊府，真是意外的缘分。”

烟客翁说着，便举头去看墙上的大痴。这幅《秋山图》，究竟是不是曾经见过的那幅，烟客翁心里当然比谁都清楚。所

以，我也和王氏一样，注意端详翁看画时的表情。果然，他脸上渐渐笼上一道阴影。

沉默有顷，王氏越发不安了，怯生生地问翁：

“觉得如何？方才石谷先生大加赞赏……”

我怕正直的翁说出实在的话来，心里不禁感到一丝寒意。毕竟翁也不忍心让王氏失望吧，看完了画，郑重回答王氏道：

“能得到此画，真是好大的福气。给府上的珍藏，可谓锦上添花。”

可王氏听了这话，忧虑的神色反倒更浓了。

要不是廉州先生这时迟迟赶到，我们准会尴尬得很。正当烟客先生期期艾艾，不知如何措辞时，幸而有廉州先生快活地加入进来。

“这就是提到的那幅《秋山图》么？”

先生顺口打过招呼，就去看黄一峰的画。一时没有做声，只管咬他的胡子。

“听说，烟客先生五十年前就见过此画。”

王氏更加忐忑不安了，便又添上一句。廉州先生从没听烟客翁说过《秋山图》神韵缥缈。

“照您的鉴赏，意下如何？”

先生只是嘘了口气，仍然看着画。

“不必客气，尽请直说……”

王氏勉强笑着，一再催问先生。

“这幅画么？这幅画……”

廉州先生又闭上嘴了。

“这幅画，怎么样？”

“当是痴翁首屈一指的名作……请看，这云烟的浓淡，气势有多磅礴！林木的设色，堪称浑然天成。瞧见了么，远处有

一峰突起？整个布局因此而显得那么灵动！”

一直没开口的廉州先生，回头向王氏一一指出画的妙处，同时还发出大大的赞叹之声。不消说，王氏听了，神情渐渐开朗。

这工夫，我悄悄与烟客先生碰头，小声问：

“先生，这是那幅《秋山图》么？”

翁摇摇头，奇怪地眨了眨眼。

“一切恍如梦中。那张家的主人，兴许就是狐仙之流吧？”

“《秋山图》的故事，就是这些。”

王石谷说完，慢慢饮了一杯茶。

“这故事果然离奇。”

恽南田凝视着铜灯台上的火焰。

“后来，听说王氏还热心地问了许多话。除了《秋山图》，痴翁还有什么画，听说连张氏也不知道。所以，烟客先生从前见到的那幅，要么是藏在别处，要么是先生记错了。究竟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总不至于先生到张家看《秋山图》，压根儿就是一场幻梦吧……”

“可是，那幅奇妙的《秋山图》，不是明明留在烟客先生的心里么？而且，你心里也……”

“青绿的山石，殊红的红叶，即使现在，也历历如在眼前。”

“那么，即使没有《秋山图》，又有何可遗憾的呢？”

恽王两大家，不禁拊掌一笑。

大正九年（1920）十二月

（艾 莲译）

山 鹑

一八八〇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Ivan Turgenyef（伊万·屠格涅夫）再次来到阔别两年的亚斯纳亚·波里亚那，和主人 Tolstoi（托尔斯泰）伯爵一起，到伏尔加河对岸的杂木林去打山鹑。

同行的除了两位老人，还有风韵尚存的托尔斯泰夫人，和牵着狗的孩子們。

去往瓦伦加河的路，大多在麦田中穿行。与日落同生的微风，拂过麦尖，轻轻送来泥土的气息。托尔斯泰扛着枪，一路走在众人前面，不时回过头，和走在托尔斯泰夫人身边的屠格涅夫说句话。这位《父与子》的作者，每每稍显意外，抬起眼睛，欣喜机智地回答，有时则又耸耸宽阔的肩膀，发出一声沙哑的笑声。与粗鲁的托尔斯泰相比，他的答话显得文雅，同时又带点女性化。

路过一处缓坡，对面跑来两个村童，像是两兄弟。见到托尔斯泰，一度停下来注目以视，然后又像原先一样，亮出赤裸的脚底板，快速跑上山坡。托尔斯泰的孩子中，有一个在后面冲他们大声喊了几句。可是两个孩子好似什么也没听见，转眼之间便消失在麦田深处。

“村里的孩子很有趣。”

托尔斯泰的脸上映着夕阳的余晖，回头对屠格涅夫说：

“他们说的话，我们想不出。这教会我一种直接的表达方式。”

屠格涅夫笑了笑，他已今非昔比，从前在托尔斯泰的话里，一旦听出类似孩子式的感动，常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讽刺……

“最近给他们上课——”托尔斯泰接着说道，“突然，有个孩子要跑出教室。于是问他去哪儿，他说，‘去咬一段粉笔来。’既不说‘要点儿’，也不说‘掐一段，而是说‘咬一段。’能说这种话的，大概只有咬粉笔的俄罗斯孩子了。我们大人是说不出的。”

“不错，只有俄罗斯的孩子才会这么说。也只有听到这样的话，我才真觉得是回到了俄罗斯。”

屠格涅夫仿佛这时才发现周围的风景，放眼望着麦田。

“是啊。在法国那种地方，小孩子难保不抽点烟什么的。”

“说起来，您近来似乎不吸烟了。”托尔斯泰夫人从丈夫恶意的戏谑中，巧妙地给客人解了围。

“可不是，完全戒了。您知道，在巴黎遇到两位美人儿，怪我嘴里有烟味，不让我吻她们。”

这回轮到托尔斯泰苦笑了。

不久，一行人过了瓦伦加河，来到打山鹑的猎场。那是一块潮湿的草地，离河不远，杂木林稀稀落落。

托尔斯泰把打鸟的最好位置让给了屠格涅夫，自己则在一百五十步外草场的一角，选好地方。托尔斯泰夫人守在屠格涅夫身旁，孩子们各自散开，远远躲在大人身后。

天上晚霞绯红。交织在空中的枝头上，朦朦胧胧一片，准是密密匝匝、清新扑鼻的嫩芽。屠格涅夫举起猎枪朝林中观察，林木幽暗，时尔轻风微拂，窸窣作响。